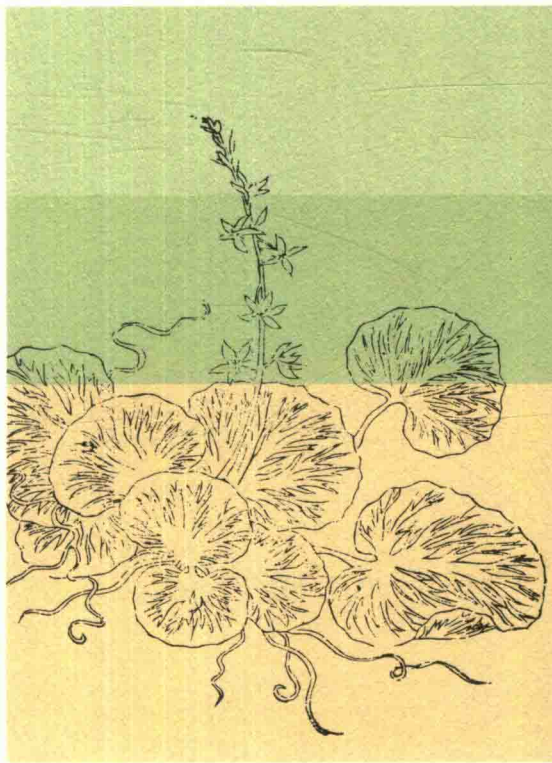


汪曾祺

# 邂逅集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汪曾祺

邂逅集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邂逅集/汪曾祺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 
2016.3

(汪曾祺集)

ISBN 978-7-5559-0055-9

I.①邂… II.①汪… III.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  
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8402 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河南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本社地址 |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450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本社网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hnwybs.cn">http://www.hnwybs.cn</a> |
| 电子信箱 | master@hnwybs.c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售书热线 | 0371-653791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承印单位 |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单位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纸张规格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4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72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4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作者，约一九四七年于上海

## 凡例

一、《汪曾祺集》共十种，包括小说集四种：《邂逅集》、《晚饭花集》、《菰蒲深处》、《矮纸集》；散文集六种：《晚翠文谈》、《蒲桥集》、《旅食集》、《塔上随笔》、《逝水》、《独坐小品》。

二、全书均以初版本或初刊本为底本，参校各种文集及作者部分手稿、手校本。不论所据底本为何种形式，全书统一为简体横排。

三、底本误植者，或据校本，或据上下文可明确推断所误为何，由编者径改。异体字可见作者习惯者不做改动；通假字，方言用字，象声词，及外国人名、地名译法，仍存旧貌。

四、在早期作品中，作者习惯使用或现代文学创作中尚

不规范的“的”、“地”、“得”、“做”、“作”、“撩天”等特殊用法，悉仍其旧。

五、意义完全相同的同一字，及同一人、地、物名，保持局部（限于一篇）统一。

六、作者原注统一随文注于当页页脚。

七、独立引文统一使用仿宋体，另行起排，段首缩进两字。

八、作者自注的创作时间，一律在文后以中文数字标注。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复仇·····   | 1   |
| 老鲁·····   | 15  |
| 艺术家·····  | 35  |
| 戴车匠·····  | 47  |
| 落魄·····   | 61  |
| 囚犯·····   | 77  |
| 鸡鸭名家····· | 87  |
| 邂逅·····   | 117 |
| 编后记·····  | 131 |

## 复仇

复仇者不折镆干。

——庄子

一枝素烛，半罐野蜂蜜。他眼睛现在看不见蜜，蜜在罐里，罐子在桌上，他坐在榻子上。但他充满感觉，浓，稠。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，他胃口很好。他常有好胃口，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次。说一生，他心里一盘算，一生该是多少呀，我这是一生了么？没有关系，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。就像那和尚吧，——和尚是常常吃蜂蜜？他的眼睛眯了眯，因为烛火跳，跳着一大堆影子。他笑了一下：蜂蜜跟和尚连在一起，他心里有了一个称呼，“蜂蜜和尚”。这也难怪，蜂蜜，和尚，后面隐了“一生”两个字。然而他摇了摇头，这不行的，和尚是甚么和尚都行，真不该是蜂蜜和尚。明天我辞行时真的叫他一声，他该怎么样？和尚倒有个称呼了，我呢？他称呼我甚么客人，该不是“宝剑客人”吧。（他看见和尚看见他的剑！）这蜂蜜——他想起来的时候似乎听见蜜蜂叫。是的，有蜜蜂叫。而且不少。（叫得一个山都浮动起来。）残馀的声音在他耳朵里。（我这是怎么回事，这和尚我真的叫他一声倒好玩，我简直成了个孩子。这真的是不相干。这在一生中有甚么意义！而从这里我开始我今天晚上，而明天又从这里

连下去。人生真是说不清。)……他忽然觉得这是秋天，从蜜蜂的声音里。从声音里如此微妙的他感到一身轻爽。这可一点没有错，普天下此刻写满一个“秋”。他想哪里开了一大片山花，和尚去摘花，在那么一片花前面，和尚实在是好看极了。殿上钵里有花，开得好，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，那么冉冉的。猛一下子他非常喜欢那和尚。

和尚出去了，一稽首，随便而有情，教人舒服。和尚呀，你是行了无数次礼而无损于你的自然，是自然的行了这些礼？和尚放下蜡烛，说了几句话，不外是庙里没有甚么，山高，风大气候凉，早早安息。和尚不说，他也听见。和尚说了，他可没有听。他看着和尚，和尚招他爱。他起来一下，和尚的衣袖飘了飘。这像甚么，一只纯黑的大蝴蝶？不，不像，这实在甚么也不像，只是和尚，我记得你飘一飘袖子的样子。——这蜡烛尽是跳。

此刻他心里画不出一个和尚。他是想和尚若不把脑袋剃光，他该有一头多好的白头发。一头亮亮的白发闪了一下。和尚的头是光光的而露得出他的发的白。

白发的和尚呵，

他是想起他的白了发的母亲。

山间的夜来得快！这一下子多静。真是日入群动息。刚才他不就觉得一片异样的安定了，可是比起来这又迥然是一

个样子。他走进那个村子，小蒙舍里有孩子读书，马有铃铛，连枷敲，小路上新牛粪散发热气，白云从草垛上移过去，梳辫子的小姑娘穿银红褂子。一切描写着静的，这一会全代表一种动。他甚至想他可以作一个货郎来添一点声音的，在这一会可不能来万山间泼朗朗摇他的小鼓。

货郎的泼朗鼓摇在小石桥前，那是他的家。

这教他知道刚才他是想了他的母亲。而投在他母亲的线条里著了色的忽然又是他妹妹。他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，像他在这山村里见到的，穿银红褂子，干干净净，在门前井边打水。青石井栏，井边一架小红花。她想摘一朵，一听到母亲纺车声音，觉得该回家了，不早了。“我明天一早来摘你，你在那里，我记得。”她也可以指引人上山，说：“山上有个庙，庙里和尚好，会让你歇脚。”旅行人于是一看山，觉得还不高。小姑娘旅行人都走了。小姑娘提水，旅行人背包袱。剩下口井。他们走了半天，井栏上馀滴还丁丁东东落回井里。村边大乌柏树显得黑黑的，清清楚楚，夜开始向它合过来。磨麦子的骡子下了套，呼呼的石碾子停止在一点上。

想起他妹妹时他母亲是一头乌青的头发。摘一朵花给母亲戴该是他多愿意的事。可是他没有见过母亲戴一朵花。就这朵不戴的花决定他一个命运。

“母亲呀，多少年来我叫你这一声。

我没有看见你的老。”

于是他母亲是一个年青的眉眼而戴着一头白发。多少年来这头白发在心里亮。我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。

可是他没有妹妹，他没有！

他在两幅相似的风景里作了不同的人物。“风景不殊”，他改变风景多少？他在画里，又不在。他现在是在山上；在许多山里的一座的一个小庙里，许多庙里的一个的小小禅房里。

世上山很多，庙太少。他想得很严肃。

这些日子来，他向上，又向上；升高，降低一点，又升得更高。他爬的山太多了。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挤得紧。路，越来越细，越来越单调。他仿佛看到他自己一个小小的人，向前倾侧着身体。一步一步，在苍青赭赤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，低头，又抬头；看一看天，又看一看路；路，画过去，画过去；云过来，他在影子里；云过去，他亮了；蒲公英的絮子沾在他衣服上，他带它们到更高的远处去；一开眼，只一只鸟横掠过视野；鸟越来越少，到后来就只有鹰；山把所有变化都留在身上，于是显得是亘古不变的。可是他不想回头。他看前面，前面甚么也没有，他将要经过那里。他想山呀，你们越来越快，我可是一劲儿那么一个速度走。可是有时候他有点发愁，及至他走进那个村子，抬头一望，他打算明天

应该折回去了。这是一条线的最后一点，这些山作成一个尽头。

他阖眼了一会，他几乎睡着了，几乎做了一个梦。青苔的气味，干草的气味，风化的石头在他身下酥裂，发出声音，且发出气味，小草的叶子悉率弹了一下，一个蚱蜢蹦出去。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，近了近了，为一根枸杞截住，他知道那是一根黑的。一块小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更下去，落在山下深潭里。从极低的地方，一声牛鸣，反刍的声音，（它的下巴动，淡红的舌头，）升上来，为一阵风卷走。虫蛀着老楝树，一片叶子尝到苦味，它打了个寒噤。一个松球裂开了，寒气伸入鳞瓣。鱼呀，活在多高的水里，你还不睡？再见，青苔的阴湿；再见，干草的松暖；再见，你搁在胛骨下，抵出一块酸的石头；老和尚敲着磬，现在旅行人要睡了，放松他的眉头，散开嘴边的纹，解开脸上的结，让肩头平摊，腿脚休息。

烛火甚么时候灭了，是他吹熄的？

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，如一枚果仁，老和尚敲着磬。

水上的梦是漂浮的，山顶的梦挣扎着飞出山去。

他梦见他对着一面壁直的黑暗，他自己也变细，变细，变长变长，可是黑暗无穷的高，看也看不尽的高呀！他转一个方向，仍是一样；再转，一样；再转，一样，一样，一样，

一样是壁直而平，黑暗。转，转，转，他挫了下来，像一根长线落在地上。“你稍为圆一点软一点。”于是，黑暗成了一朵莲花，他在一层一层的瓣子里，他多小呀，他找不到自己，他贴着黑的莲花的里壁周游了一次，丁，不时莲花上一颗星，淡绿如磷光，旋起旋灭，余光霭霭，归于寂无。丁，又一声。

他醒来。和尚在做晚课。蜡烛烟喷着细沫，蜜的香味如在花里时一样。

这半罐的蜜采自多少朵花！

和尚做晚课，一声一声敲他的磬。他追随，又等待，看看到底隔多久敲一次。渐渐的，和尚那里敲一声，他也心里敲一声，自然应节，不紧不慢。“此时我若有磬，我也是一个和尚。”一盏即将熄灭，永不熄灭的灯，冉冉的钵里的花。一炷香，香烟袅袅，渐渐散失，可是香气却透入一切，无往不在。他很想去看看和尚。

和尚你想必是不寂寞？

你寂寞的意思是疲倦，客人，你也许还不疲倦？

客人的手轻轻的触着他的剑。这口剑在他整天握着时他总觉得有一分生疏，他愈想免除生疏就愈觉得其不可能；而到他像是忘了它，才知道是如何之亲切。哪一天他簌的一下拔出来，好了，一切就有了交待。剑呀，不是你属于我，我其实是你的。和尚你敲磬，谁也不能把你的磬声收集起来吧。

于是客人枕手而眠，而他的眼睛张着。和尚，你的禅房本不是睡觉的。我算是在这里过了我的一夜，我过了各种各色的夜，我把这一夜算在里面还是外头？好了，太阳一出，就是白天，都等到有一天再说吧。到明天我要走。

太阳晒着港口，把盐味敷到坞边杨树叶片上。

海是绿的，腥的，

一只不知名大果子，有头颅大，腐烂，巴掌大黑斑上攒满苍蝇。

贝壳在沙里逐渐变成石灰。

白沫上飞旋一只鸟，仅仅一只。太阳落下去，

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额头上，涂了一半金。

多少人向三角洲尖上逼，又转身，散开去。生命如同：

一车子蛋，一个一个打破，倒出来，击碎了，

击碎又凝合。人看远处如烟，

自在烟里，看帆蓬远去。

来了一船瓜，一船颜色和欲望。

一船是石头，比赛着棱角。也许

一船鸟，一船百合花。

深巷卖杏花。有骆驼，

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。鸭子叫，一只通红的蜻蜓。

惨绿的霜上的鬼火，

一城灯。嗨，客人！

客人，这只是一夜。

你的饿，你的渴，饿后的饱餐，渴中得饮，一天疲倦和疲倦的消除，各种床，各种方言，各种疾病，胜于记得，你——把它们忘却。你知道没有失望，也没有希望，就该是甚么临到你了。你经过了哪里，将来到哪里，是的，山是高的。一个小小的人，向前倾侧着身体，一步一步，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，你为自己感动不？

“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！”

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。随后，像瞒着自己他想了一想佛殿。这和和尚好怪，和尚是一个，蒲团是两个。蒲团，谁在你上面拜过？这和和尚，总像不是一个人。他拜一拜，像有一个人随着一起拜。翻开经卷，像有人同时翻开另一卷。而他现在所住这间禅房，分明本不是和尚住的。

这间屋，他一进来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墙非常非常的白，非常非常的平，一切方而且直，严厉逼人。（即此证明并非是老和尚的。）而在方与直之中有一件东西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圆。不可移动，不能更改，白的嵌着黑的，白与黑之间划得分明。那是一顶大极了大极了的笠子。笠子本来不是这颜色，发黄，转褐，加深，最后乃是黑的。顶尖是一个宝

塔形铜顶子，颜色也黑了，一两处锈出绿花。这笠子如今挂在这里，让旅行人觉得不舒服。拔出剑，他出门去。

他舞他的剑。

他是舞他自己，他的爱和他的恨，最高的兴奋，最大的快乐，最汹涌的愤怒，他沉醉于他的舞弄。

把剑收住，他一惊，有人呼吸。

“是我。舞得好剑。”

是和尚，他真是一惊，和尚站得好近，我差点没杀了他。

他一身都是力量，一直到指尖，一半骄傲，一半反抗，他大声说出：

“我要走遍所有的路。”

他看看和尚，和尚的眼睛好亮，他看他眼睛有没有讥刺，和尚如果激怒他，他会杀了和尚！和尚好像并不为他的话，他的声音，所撼动。平平静静，清朗的说：

“很好。有人还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去。”

万山百静之中有一种声音，丁丁的，坚决的，从容的，从一个深深的地方迸出来。

这旅行人，他是个遗腹子。

他母亲怀着他时，他父亲教仇人杀了，抬回家来，只剩得一口气。说出仇人的名字，就死了。母亲解出他手里的剑。仇人的名字则经她用针刺在儿子手臂上，又涂了蓝。那口剑，